

幻想一夜暴富，却被困缅甸等待赎身

追着手机里的空白定位，方凯文一脚油门，直接把车开到了国界线。从宁夏出发，两天两夜，轿车终于抵达翠绿的西南。他一心冲往导航的终点——孩子发来的那个空白定位。

距离定位点只有四五公里了，他却被驻守边关的警察拦下。这里是云南镇康，一座紧挨着缅甸的边陲小县城，山的另一边就是缅甸北部。

方凯文是来找孩子的。21岁的女儿消失了两个多月，他在断断续续的联络中得知，女儿被骗至果敢老街做电信诈骗，园区是封闭的，带枪的人层层把守。3月9日，女儿发来这个定位，求父母赶紧去救她。

近年来，人口贩卖、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活动屡禁不止。4月6日，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消息，再次郑重提醒广大中国公民，切勿轻信所谓“工资高、门槛低”的海外高薪招聘信息，避免落入“电诈网赌”陷阱。

许多年轻人为了钱而去，然而钱没挣到，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。为了更快见到被困缅甸的亲人，这些家庭赶来边境寻亲。



4月7日下午，江西人沈望威在清水河口口岸等待儿子归来

图片由新京报提供

4月9日中午，求助者在永安路徘徊等待

他们聚集边陲县城，“等”着救出被困的家人

方凯文调转头，直奔镇康县公安局。

公安局在县里主干道和永安路的交会处。在刑侦大队门前的亭子里，常常聚集着不少像方凯文一样的求助者。24岁的贵州人陶小丽正倚靠着栏杆抹眼泪。3月初，陶小丽丈夫为一份高薪工作，被骗至缅甸。3月26日，陶小丽借了几千元路费，从打工地宁波抵达云南，辗转几个边境公安局报案，答复都只有“等”。

和她一样，除了报案，方凯文也毫无办法。“已经发协查函了，你再等等。”镇康县公安局的警察说完这句话，方凯文试着再次拨打女儿的电话，依然是无人接听。

下午，操着外地口音的人陆续抵达。公安局正对面的玉顺宾馆和滇星宾馆，是接待求助者最多的地方，方凯文、陶小丽等都在那里住过。

住进一间小房间后，方凯文就没再出门。他不曾想过，女儿一个大活人竟然被困缅甸，明明不久前，一家人还在为她找到这份高薪

工作而高兴。

2020年10月，外交部、公安部联合发出提醒，称国内公安机关接报多起中国公民被绑往缅甸北部地区，进而遭绑架、非法拘禁、敲诈勒索、强迫卖淫的刑事案件。从临沧市区到镇康县，一路的边境检查都在口头提醒外地人：不要去缅甸。

在一家家贴着“避免被骗至缅甸做电信诈骗”警方贴士的小旅馆里，外地求助者默契地选择了闭门不出。

天一亮，求助者们就接着直奔对面的公安局，询问案件进展，然后在亭子里相遇。江西人沈望威带着两个亲戚，围着警察问个不停。

他们一行三人没有干等着。他们挨家挨户地问，不只是临街店铺，还有出租车司机和货车司机，越是文身多、越是五大三粗还戴着金链子的，他们就越壮着胆子去问，“社会大哥肯定路子多”。

有时，这些求助者也会在口岸相遇。辽宁人刘欣芬去了公安局之后，通常会乘车到国家二级口岸南伞口岸。

缅北成电诈团伙栖身地，边境旅馆啥都知道

关于对岸的一切，只能靠打听和想象。

永安路的小旅馆成了信息的集散地。街上的小旅馆有相似的模样：盖了两三层楼，由夫妻二人共同经营，标价在60元至100元一晚。

辽宁人刘欣芬被要了二十多万赎金的事，很快传遍了整条街。方凯文听了后直摇头，一嘴宁夏口音说得又急又快，“这不是抢钱？他们一开始不是说给发高工资？”

德兴宾馆的老板韩子礁还经营着一家烟酒店，沈望威一行三人第一次进店买烟时，韩子礁就告诉他们，可以花钱赎人。在边陲小镇做了十三年的生意，国界线对岸的事情，一字一句地钻进韩子礁的耳朵里。

“那是一个‘三不管’地区。”镇康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杨凯没有亲临过缅甸，但据他了解，缅北就是一个混乱地区，有时他面对报案亲属，也会多问一句，“四大家族，他那里属于哪一家管辖？”

韩子礁的小店铺，也接待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。近年来，缅甸北部逐渐成为电诈团伙的栖身之地。2021年4月8日，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

会议召开后，各地高度重视缅北一带涉嫌诈骗的人员，并采取措施进行劝返。中缅边境的各个关口，滞留缅北的电信诈骗从业者陆续排队回国。

尽管国内关于境外高薪招聘的防骗宣传已经开始，但仍有人因此偷渡前往缅北等地。正是2021年，全国各地警方陆续开始派人驻扎云南边境，“除了劝返境外诈骗人员，更多的是在那里对他们涉及的境外诈骗案件进行调查。”

韩子礁见到过被放出来的人，十几万元的赎金是他常听到的数字。一个多月以来，几十位陆续抵达的求助者，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：农民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收入全靠种地或打工，讲着一口夹杂着地方言的普通话。

在振赢宾馆的这几天，是刘欣芬自认为出门后过得最好的日子。在此之前，她都是睡在大街上。桥洞下、公园座椅都曾是她们的床，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被子，就直接入睡。

老板胡新涛有时觉得心酸，喊刘欣芬一起下楼吃饭。然而她只是掏出一袋方便面，端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碗泡上一碗。这是她3月以来的最主要食物之一。

梦想“一夜暴富”，最后要家人拿赎金救援

“爱财，把命都搭进去了。”胡新涛听说了孩子们的事，对来往的求助者表示同情。

求助者都说，自己的孩子是为了应聘一份高薪工作，被骗去了缅甸。杨凯接到了太多这样的报警，以至于周末都得加班，“每天二三十个，”根据警方的调查，确实有“蛇头”专门在网上发布“高薪”广告，为境外诈骗等犯罪团伙招募人员，不断在国内招兵买马。

今年1月下旬，21岁的女儿找到了一份“好”工作，一个月能赚一万块。方凯文有些纳闷，女儿读书只读到高中，又没有工作经历，哪个单位能给她开到这么高工资？

3月9日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。女儿躲在一个小房间里，悄悄向父母求救，她说自己被困缅甸，被逼着做电信诈骗，外面到处都是守卫，个个

都拿着枪。方凯文和妻子还没问个明白，女儿挂了电话，就再无音讯。

孩子们陆陆续续发来的消息，传遍了整条永安路。

刘欣芬看到儿子发来的图片，身体被打得青肿。陶小丽的丈夫被发现偷用手机，即将面临“水牢”的惩罚。沈望威的儿子看见逃跑的人被乱棍当场打死，吓得时不时就发来一条消息，“快把我救出来！”

宾馆老板韩子礁记得，早在七八年前，就有年轻人被朋友叫去缅北“发财”。然而去了就回不来了，钱没赚到，家里还得交高昂的赎金，又或者再拉一个新朋友去换自己。自家宾馆里，这样的“旅客”多了，他有时会劝几句，“赶紧回家去，不然可能连命都没了。”

也有人执意要去，就想搏一把。4月8日下午，一批偷渡至缅甸

卖房凑了50万元，几经周折将孩子赎出来

沈望威的儿子，在这群人中间显得与众不同。他今年23岁，个头不高，白白胖胖，理着一头整齐的短发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品牌，显得干净利落。

今年1月，沈望威的儿子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朋友，说可以给他介绍一份云南的工作，每个月工资能有一两万元。沈望威早就知道“缅北电诈”这回事，他劝儿子不要去，儿子没听。

他决定去闯闯。他说，1月入职前，他和朋友还在厦门玩了一趟，随后坐飞机抵达昆明，又辗转西双版纳等地，然后穿过多条狭窄山路，不知何时就跨越了边境，抵达封闭的园区。刀子抵在身后，他无法回头。等到了缅甸，拿着枪的人

日夜看守，外出是不被允许的，手机也被收了。

直到大年初三，沈望威终于接到了孩子的电话，“你快救我，如果我被卖到第二家，就永远出不来了，就死在这里了。”

沈望威只有报警。老家的警方说，已经把消息同步给了边境警方，沈望威就带着两个亲戚一起到了云南镇康，继续在这里想办法。

一位出租车司机曾经打包票，说自己认识一个朋友，在果敢混得不错，可以做中间人，只要付60万元，就能让“诈骗”集团放了沈望威的孩子。然而6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，沈望威不放心交给一个陌生人，怕人财两空。随他一同前来的一个亲戚，也在那几天辗转打听

还要等多久？警方也无法给出确定答案

沈望威见到孩子之后，陶小丽有点绷不住了。等待沈望威等三人走近，陶小丽蹲在地上哭，求他们帮忙救出她的丈夫。

镇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工作人员说，接到陶小丽发来的地址后，早已于3月20日和3月25日将协查函发给缅甸方，但仍未收到回复。她总问，“等，是等多久？”然而警方也无法给她确定的答案。

丈夫将要价13万元的消息告诉陶小丽，她立刻去把家里房子抵押出去，还问自己打工的老板借了点钱，凑了近10万元。如果找到稳妥的中间人，她打算再求大哥把车

卖了，借钱给她。为了救丈夫，多给一点赎金也没关系。等丈夫回来，两个人再慢慢打工还钱。

钱还没凑齐，价格又涨到了16万。“这就是一个赌。”沈望威说得直白，他自己救儿子时也担心人财两空，他知道，这笔钱会让陶小丽负债累累。他要陶小丽拿个主意，到底要不要掏钱，继续找那个救他儿子的中间人帮忙。

4月8日下午，陶小丽和婆婆决定回宁波，继续等沈望威那边的消息。

警方的工作也在继续。去年2月，外交部领事司官方微信发布消息，提醒中国公民警惕网络虚假招

老家村里有在缅甸的熟人，开始跟他联络。价格谈到了30万元。然后，价格又开始上涨，最终定在了47万。加上出入境、转换汇率等花费的金钱，沈望威最终需要付50万元，才能将儿子赎回来。

沈望威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钱，他需要卖掉一套房。面对孩子的安危，沈望威最终同意了这个数字。清明节前一天，沈望威一行三人坐了一小时的班车，从镇康赶往孟定，在耿马县公安局孟定派出所旁边的酒店住下。通过中间人的努力，困住孩子的团伙说，可以把他送往位于孟定的清水河口口岸。

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整天。4月7日中午，那个白白胖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口岸。

募信息，切勿上当受骗，谨慎前往缅甸北部及妙瓦底、大其力地区。然而还是有人奔着“高薪”工作去了缅北。不断有新的家庭抵达边陲小镇寻亲。

4月9日，两位镇康周边村寨的大姐来到镇康县公安局报案。警方回复即将发协查函至缅甸，让她们回家等待。但她们最终决定办证出国。等回家凑够三万现金，她们就直接去果敢老街要人。而此前来过的更多求助者，只能像方凯文一样，回归遥远的家乡，继续等待。

(除胡新涛外，其他人均为化名)
据新京报